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靳 以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0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95, 靳以卷/徐俊西主编; 陈福康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565-3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④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26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杨 婷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95

靳以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福康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411,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65-3/I·2720 定价: 53.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短篇小说

父亲	5
卖笑	21
困与疚	35
溺	48
青的花	59
圣型	69
虫蚀	82
珠落	100
夏晚	109
雾晨	118
早春的寒雨	129
离散	141
雅会	149
去路	171

远天的冰雪	186
同根草	200
狭情	214
众神	229
结婚	243
跟着老马转	256

散文

猫	267
渔	273
雨夜	276
上山的路	
——忆香山之一	280
近感	284
冷落	286
墙	290
鸽	293
狗	296
冬晚	300
医生	303
一天的晚上	307
花草的生长	310
雾	313
烛	317
江南春	320
仆人	323
听曲	327
新年	329
我们的猫	331

没有春天	333
叫卖	336
我们的血	340
我们的国家	342
火中的孤军	344
在上海	346
献给母亲	348
《文丛》编前二记	352
孤岛的印象	354
关于国旗的话	358
忆罗淑	360
忆上海	363
大城颂	367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	372
忆陆蠡	375
《旧戏新谈》序	379
失去了题目	383
怀念衣人	388
从个人到众人	
——我怎样从一个文学工作者成为一个教育工 作者	391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401
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	408
寄给朝鲜的春草娜	414
到佛子岭去	420
五个女钻探工	429
回忆鲁迅先生	438
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安息吧,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	443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446
索奇城的一朵红花	451
在诺伏捷维赤耶公墓	458
走上狭窄的楼梯	
——在列宁格勒涅克拉索夫故居	463
泪泉的泉碑	468
到丽采湖去	471
给长春的汽车厂工人	475
不是悲伤的时候	
——悼念郑振铎同志	481
和振铎相处的日子	486
幸福日子的开始	491
黄浦江的早晨	495

杂文

《人世百图》再记	503
猴子	505
老报务员	508
年	511
老丑角	515
人的悲哀	517
神的灭亡	518
奴才的笑	519
魔鬼的纷扰	520
父亲和猪	523
那个姓苟的	526
俑的复活	530
编后记	53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535

以 靳



父 亲

一直父亲严厉和刚愎的个性，从小就记着，到现在仍然是很明晰地浮在脑中，虽然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由爱恋而结婚的沉度着快乐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想起来，仍然觉得凛然可畏的。

四岁的时候，说是随在父亲身旁便于管教一些，就离开故乡到北京去。母亲因为要侍候老迈的祖母还留在家中。就是女儿身，被父亲责打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说起来总是因为自己淘气，非常凑巧地被父亲遇到，于是就被叫到他的身前去了。想退缩也没有法子，正像一只小鼠遇见猫一样的。

“芸儿，方才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严正的询问，很沈重地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

“没有到什么地方去。”只能低低地回答着。

“胡说！”像一个雷在响了，“明明看见你又到井台旁边去玩！”推赖也不成了，不敢再说什么话，头低下去，小手指放在嘴里含着。

“又把手指放到嘴里去，总说也不改！”

常是越怕在父亲眼前做错事，偏是自己太过于疏忽。眼看着他拿起那个二寸宽的木板来了。

“爸，我不……下次再也不敢了！”知道是应该求情的时候了。

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去，可是父亲早已抓住了，那时，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

“爸，饶了罢，再也不敢了！”

这样的话已经不能收什么功效，木板早就无情地在手心上一下，两下，三下——打着了。立刻我嚎啕大哭，“妈呀——妈呀！”父亲的腕力像是渐渐地减少了，终于放开我的手，就伏在墙上哭起来，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就一直哭声不能停止，到力量尽了，也觉得疲乏，只还是抽噎着的时候；偷偷望见父亲坐在椅上，手支着头，静静地在想什么事情，眼里流出的两大颗泪珠挂在腮上。

自己就跑到床上睡去了，有时在梦里会被无名的噩梦惊醒，哭着，喊着，那时觉得出一个粗大的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着，哼着不熟习而生硬的眠歌，使我再安静地入睡。

醒了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才睁开眼，就看见父亲的脸在旁面，立刻想很快从床上起来，但是父亲的手早就按着我了。

“不要这样快起来，再躺一会儿罢。”

听从父亲的话，就又躺下去。这时，我看见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上覆了一床鹅绒被。父亲的脸，更靠近一些了。

“芸儿，今天我责罚你对么？”

“对的，爸，是我的错处。”

“到井口去玩多么危险呢，一不小心掉到里面去就要淹死了。”

我默默地不说话了。

“下次记住不要再这样做罢。”

“是，爸爸。”

父亲的脸上也露着高兴的样子，我也觉得高兴，他吻我的脸，硬髭刺着我的脸，不得不叫出来：

“爸，痛呀！”

他立刻离开我微笑着。那天说不定就会把我领到菜馆去，使我痛快地吃一顿。

父亲那时只有三十多岁，说起来正是壮年，他的判断力和自信心都是强的，而且很早就养成一种可贵的习惯，对于做任何事都是有系统，有步骤的。但是，似乎火性太烈了；性情就不免偏于暴躁，因为事情的不如意对于什么事都看不过去，我被责打的事，在那个时期中是最多的了。

也许因为很小就离开母亲，像舍哥儿似的，对于什么都是漠漠然，而且也不肯用心。在被责打之后，父亲的怒气仍然没有消下去，就不来理我了。一个人冷清清地一直睡到九点钟，晚饭也不吃了，就由女仆服侍着钻到被里去。这样，得不到像往日一样的安慰，就分外感到伤心，失望。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又是把什么都忘记了，跑到父亲的床前问安。

五岁的时候，父亲要我起始读书。一天晚上，父亲给我一本书，有图也有字的。有一次读到犬字，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犬字！就是看家守夜的犬。”

当父亲告诉我犬字的读法时，我明明看见上面画着一只狗，就问父亲：

“这是狗，不是犬。”

“犬就是狗，这是文言。”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狗叫做犬呢。”我像是得着十足的理由。

父亲被我说得没有法子，就告诉我只要记住这是犬字，不要想到旁的一些字。

再过半年，父亲要我习字，他拿给我元书纸，一支毛笔，一个铜墨盒，一个铜镇纸，还有两张红色的字影。先是父亲坐在我的身后握着我的手写，一月之后他就要我自己写了，说是每月要看的，不用心就少不了要责打。

写字的地方是父亲指定的客厅里，安放着我用的桌椅。每天上午八点钟要去写两张，放在屉子里，然后再出来。那是一间高大的厅，阳光都被雨窗遮掩了，房里是阴森森的。自小听来一些

鬼怪故事，就认定那厅里是鬼怪出没之处。平时一个人都不敢跑进去，要我在哪里习字真是不得了的事！常是拉着一个女仆来伴我，一直等我把字写完和我出来。遇巧父亲在家的時候，看到我要人陪伴，就严厉地说：

“这么大，还怕什么？总是少不了人作伴，真岂有此理！”

虽然父亲没有一定说不许人来伴我，可是自己真是没有胆量丝毫违背父亲的吩咐；就一个人静悄悄地溜到客厅里去。

才到了客厅，恐怖的心立刻就起来了！又不能寻人相伴，只好自己忍着。好像客厅更广大一些，更空洞一些，也更可怕些，放镇纸的回音，会把我陷在大的惊扰之中。

因为心是在疑神疑鬼之中，所以真像身后立着一个精灵在偷看。心慌起来了，猛地跳着，冷汗涔涔地从额间渗出来。手呢，不自主地就很快地挥写起来。连头也不敢回，好像要被鬼怪一口吞下去似的。赶忙把两页纸画完。

心立刻轻松许多了，如同完成最艰苦的工作。把杂物都收拾好了，就很快跑出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了，好像把精灵剩到房里。天空的太阳正出神地照着。

可是到了每月父亲判阅的时候，就担着心，立在父亲的眼前，看他一页一页地放过去，一直到都看完了，心才能安静。常是因为不用心的地方被发见，责打就很难逃过了。

六岁的时候被送进初等小学堂去。我还记得一个大清早，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听着父亲说学校是如何好玩，连一夜都没有安睡，想着快些到学校里，早晨，忽然微微地生出一些悔意了；可是，我不敢和父亲说不去，只好由他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父亲先领我到校长室，依照父亲昨晚的嘱咐，我向那秃了头戴着眼镜的人鞠躬。随后我又被领了去见一年级的主任，那是一个四十多岁有慈善的脸的女人。我也照样向她行一个礼。父亲向她说一些客套的话，最后一句话使我记得最清楚：

“小孩子非常笨，又淘气；不肯好好读书，尽管责打好了。”

我真怕这句话，可是我一看见先生慈祥的脸，我的恐惧就消下去了。

在殷勤的拜托之后，父亲走了。那时我的心里立刻感到难过，好像被人丢到沙漠中的小动物一样。什么对我都是新的，甚至于说是有些可怕的。

上课钟响了，主任领我到讲堂去。一走进门，就看见了那么多陌生的脸。我怕极了，深觉着不可再留的意味。他们像是对我都含着恶意，我哭起来了，我大声地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那个慈祥的主任哄我，劝我；可是我一点也不肯听她。我哭喊着要回去，几十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孩子都笑我了，我还是一定要回家去。

主任耐性地劝我，告诉我下一点钟就是游戏；我总是什么也不听，她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了。

“你们先温旧课，我停一些时就来。”她向其余的学生说。

她把我从讲堂领出去，我的泪还是流下来，落到尘土上，凝成小的圆点。她把我领到她自己的房里去，要我在那里等一些时，就派校役把我送回去。她拿出积木箱给我，还有一个花花绿绿的大布娃娃。她嘱咐我到下课再来看我。

我就在她的房里玩起来，因为母亲一向不在身旁，从来没有人顾及我的玩物；所以觉得很有趣。我想着就是回到家里，父亲又要责打，说不定立刻送回来；故此到她下课来看我的时候，回去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了。

“现在你要是愿意回去，我可以派校役送你回去。”她走进来就柔和地说。

“我不回去了。”我的脸露着笑容。

“怎么又不想回去了呢？”她有一点惊奇。

“我不想回去了。”

她笑了，我知道她的心里一定想我是被希奇的玩物吸引住，可

是我自己却是更怕见父亲的脸。

虽然说是进了学校，家里习字的功课仍然没有间断，每天放学之后还要受那活罪。

八岁那一年的一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忽然看见父亲也从外面回来了。因为他平日的尊严，就是我那自然的笑，也要强制地敛收。不过今天父亲的脸上，却露着高兴的样子。

“芸儿，你母亲明天就要来了。”

“妈要来了，什么时候来呢？”那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坐通车来，明天早晨六点钟到东站。”

“爸，明天我去车站接妈。”我恳求着。

“时候太早，大冷天，而且你要上学。”

“爸，不要紧，我不怕冷，上学也决不会误。”

“还是不要去罢。”父亲的口气，已经露出一一点允许的可能。

“爸，答应我去罢！”哀求着。

“好，明天和我一路去罢，今晚早点去睡。”

我高兴极了，居然在父亲眼前随便起来了，连跑带跳地出去，一直听到父亲在房里喊：“不要跑，看攒交！”才吓得不敢那样放肆，一步步装着很安然的样子回到自己房里。

我是太高兴了，连陪伴我的女仆都看出来了。我就告诉她明天妈来，今天晚间我要早一点睡。

真是那晚很早就钻进棉被里去，可是两个眼总是很清醒地睁着。虽然母亲的影子在脑里早已有些模糊，可是提起母亲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样快活。

连女仆都笑我了，她说把灯熄了也许能睡着。灯灭了，我要她在床边守着我，因为我很怕在漆黑的房里，我还睡不成，我要女仆把灯开了替我讲故事。

她就说起来了：

“东村里有一家，有一个小妞，小妞的妈早死了，她爸娶一个填房……”

“小妞是小姑娘么？”我插嘴问她。

“是姑娘呵，挺俊呢，还梳两个红小辫。”

“她几岁啦？”

“十岁，她天天早晨太阳没上来就起来，要不起来就挨打。她要打水，喂猪，放牛，推磨……一天也没有闲着的时候。爸也不爱她啦，她天天哭……”

听得入神，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苦处，眼睛里包着同情的泪，我却睡着了。

仿佛是才睡着的时候，就听见女仆在耳边叫：

“芸小姐，芸小姐，醒醒罢。老爷都起来了。”

我很不情愿睁开眼，因为那时温柔的梦正把我弱小的心织在慈爱之中。终于当我稍稍清醒了，知道母亲还没有来到我的身边，立刻眼就张开了。

灯早已明起来了，猛然间觉得光亮非常刺目。定一定神，看见外面仍然是黑漆漆的，隐约地可以听到一两声晨鸡的长鸣，尚未消尽的倦意，睡在床上打了一个呵欠。

女仆把衣服在炉边烘暖了，催促我快些起身，好像是太冷了，伸出半个身躯，又吓得缩了进去，一想到车站去接母亲，常在脑中萦绕着的母亲，立刻什么也不怕了。敏捷地从暖烘烘的被里出来，穿好衣服。的确，天是太冷了，上下的牙齿不住相击，心都像是抖动的。

什么都整齐了，就跑过去见父亲，父亲却比平日温和得多了。

“芸儿，不觉得冷么？”

“不冷，一点也不冷！”我坚决地回答，生怕他会不带我到车站去。

实在说起来，父亲是管教有方的，可是缺少母亲们特有的爱抚。也许因为男女的性情根本不同，以致如此。所以在那时的心里或是有些怨意，现在追忆起来，觉得自己那样想法是不应该的。

父亲和我都穿了皮外衣，坐在一辆马车里，经过十几里不平的